

朴，却拥有跨越时空的力量。

从不让演员 做自己没做过的事

《北京人》的诞生，本身也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奇迹。

“说实话，刚到中国时我有些忐忑。”导演坦言，“但我很快发现，这种担忧是多余的。中国电影界人才济济，他们不仅专业，而且充满了对电影的热情和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。我们几乎没有经历所谓的磨合期，第一天开始，就像一个合作多年的老团队。”

为了还原史前地貌，他带领团队翻阅了大量地质学和古植物学资料，在海南的深山老林中勘景数月，拍摄全程跋涉长达7000公里，还不小心摔断了肋骨，最终搭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远古世界。

他曾说：“我从不让演员做自己没做过的事。”为了让女主角龚梦琳可以克服心理障碍：“与蛇共舞”，吃下古人类的食物“蛆虫”，雅克身先士卒。

“我爱我的演员们，没有他们，电影什么都不是。我遵循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方法，我希望演员们不仅仅是扮演，而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。所以当我们在雪地里、在风雨中拍摄时，我都

会和他们在一起。如果我要求演员吃蛆虫，我绝对会第一个吃。我们的祖先吃老鼠，我们也吃，味道还很不错！”雅克笑道。

龚梦琳听说要和蛇演对手戏，一开始非常害怕。“但导演向我保证蛇没有毒，并且亲自示范如何与它互动。在三个月的训练里，我每天都去‘探望’那条蛇，从一开始不敢靠近，到最后能让它缠在我身上，我还和导演说：你千万不要把我的对手蛇演员换掉哦！还有吃蛆虫，每天开拍前，导演都会陪着我一起吃，大口大口吃，一直吃到完全没有生理上的不适感，把它当成像嗑瓜子一样平常——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自然地把虫子当作食物。”

在30多年的导演生涯中，雅克还有不少类似的“狂野”经历——在北极，他吃过埋在地下发酵了好几个月的鲸鱼肉。“当别人把食物作为礼物送给你时，你不能拒绝，因为那是他们最珍贵的分享。我从不因此生病，因为我相信，当你怀着一颗开放和尊重的心去接纳时，你的身体也会变得强大。”

龚梦琳说，与雅克导演的合作，让她对表演、对生命都有了全新的认知：“他永远和演员并肩战斗，无论主演还是群演，他都一视同仁。开机前，导演对全组人说：‘训练结束了，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真正的战场。在这个

过程中，摄影、道具、翻译，甚至我这个导演，都可以被换掉，但我的演员，一个都不能换。’他深知演员的脆弱，懂得如何保护我们，时时刻刻给我们吃定心丸，让我们能够甩开一切顾虑，完全变成‘那个人’。演完这部电影，我找回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力量——原来我们这一生所需要的东西其实没有几样，而勇气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别忘了，我们从何而来

站在21世纪回望数百万年前的祖先，雅克认为，我们最应该向他们重新学习的，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社群的关爱：“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、没有工作、也没有房产的时代，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延续生命——在那些原始部落里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和平与互助。一个家庭如果失去了孩子，另一个多子家庭会说：‘带走一个吧，他也是你的孩子。’他们不畏惧陌生人，因为没有私有财产，就没有争斗和防备。他们拥有的是自由，以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。他们有时间去观察、去思考，去理解森林和山川的语言。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‘没有时间’，我们需要重新唤醒内心深处那种游牧民族的精神——当我们不知道